



暑假喜唰唰

SHUJIA
XISHUASHUA

丁冬为何成了英雄？
绅士是一条名贵的狗，一听到笛声，就
可以欢快起舞。可是，有一天，绅士不见了！

王巨成 著
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SHUJIA
XISHUASHUA

暑假喜唰唰

王巨成
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暑假喜唰唰/王巨成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9 (2015. 12 重印)

(王巨成校园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42-8823-4

I. ①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5958 号

责任编辑 李肖波 陈小霞

内文插图 刘春辰

封面绘图 李广宇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责任校对 苏足其

责任印制 阙 云

王巨成校园小说系列

暑假喜唰唰

王巨成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
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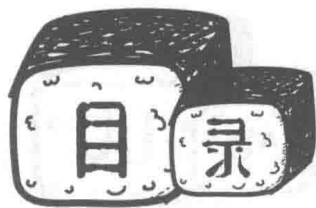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7 字数 112000 印数 10121—13145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823-4

定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)



光头的来历 / 1

一看见小孩就斜眼 / 9

绅士是老黄的粉丝 / 14

修电器的分头 / 20

像喇叭一样的哭声 / 27



像谜一样的案子 / 34

煮熟的鸭子飞了 / 45

特殊的本领 / 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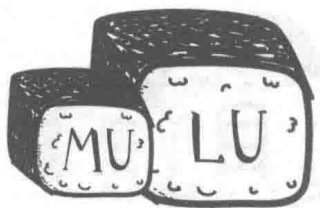
到外面背作文 / 56

没有办法哭出来 / 63

眼睛瞪得像玻璃球 / 69

想得头几乎要炸了 / 78

忽然有了艺术“细胞” / 82



门铃响得可真是时候 / 89

那是挠痒痒 / 99

眼睛直了 / 107

我的天哪 / 115

最大的敌人是老黄 / 119

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笛子 / 127

大战老黄 / 136

真了不起 / 142

说不出的奇怪 / 151

意外的邀请 / 158

最后忽然说了一句话 / 166

老黄神秘地不见了 / 174

悬赏五千元 / 183

密谋营救 / 190

真是窝心呀 / 201

神 笛 / 211

胜利归来的英雄 / 216



光头的来历

如果想打架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理由。

那是暑假开始不久的一个早晨，陈家文在小区东边的小河边吹笛子。那笛子的声音就像受了伤，跌跌撞撞地在河边的树林里穿行。

正吹着，一阵咚咚的声音传来，像刮过一阵风。陈家文在惊异间，看见跑来一群孩子，为首的是丁冬。

丁冬在四年级的第二学期才来到城里读书，因为家乡的土地被征用建汽车城了，中心小学也没了。陈家文和丁冬在一个学校读书，过了暑假就是五年级学生了。四年级时丁冬跟陈家文不在一个班级，不知道五年级时能不能在一个班。

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小区，而且都是男孩子，按道理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，但是两个人却不是朋友。

不但不是，两个人见了面，都把头昂着，目不斜视，像不认识对方一样。



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两个人这样呢？恐怕陈家文和丁冬都说不清楚。

暑假里丁冬可以在小区里到处跑，而陈家文却要吹笛子。

丁冬不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学生，从上学到现在可能连一张奖状也没有得过，可是他的身边总围着一帮朋友，并且总那么快乐。

陈家文是好学生，好得几乎让人没法跟他学，他考试经常得满分，而且作文还在报纸上发表了。暑假一开始，陈家文就学习吹笛子。用陈家文奶奶于老师的话说，陈家文不但有少年作家的“潜质”，还有艺术“细胞”。既然有了艺术“细胞”，那么吹吹笛子，对激发和培养那些“细胞”是很有必要的。

有“潜质”与“细胞”的陈家文，身边却常常没有一个朋友。

那一阵风到了陈家文面前，停了下来。

陈家文把笛子从嘴边拿开，不吹了，他不想吹给这帮家伙听。

一双双眼睛看着陈家文。

“你们看什么看？你们就是看了也不懂！”陈家文不客



气地说。

如果丁冬他们这时走开，今天也许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。可是“你们就是看了也不懂”这句话让丁冬很不舒服。丁冬的目光对着他身边的伙伴，问：“他吹得好不好听呀？”

“不好听！”声音齐而响亮。

陈家文脸涨得通红，把笛子当枪一样地对着丁冬的伙伴，说：“你们懂什么？这是艺术！”

看到陈家文急了，丁冬笑了：“我们在电视上也见过艺术，人家可比你吹得好听多了。”

“那是我不想吹给你们听！”

“那你再吹呀。”

陈家文的嘴角朝一边翘着，“哼”了一声。

“你是不是牙疼了？”丁冬是真以为陈家文牙疼了。

“你才牙疼呢！”

“我牙不疼。”丁冬叩叩自己的牙齿。

“你们都走开，别影响我吹笛子！”

没有陈家文的这句话，丁冬肯定是要走开的。可是既然陈家文这么说了，丁冬就不能走了。

“这里又不是你家，你能待，我们也能待！”丁冬说

着，捡起石块朝河里扔。

别人也跟着捡石块朝河里扔，河面被石块击得水花四射。

陈家文一气之下，朝河的上游走了近十米。

丁冬他们发出快活的笑声。

笑声刺激了陈家文，也让陈家文明白了他不能走。他这么一走，等于告诉丁冬他们他输了。他是一个好学生呀，他怎么能输呢？

陈家文又气呼呼地回到丁冬跟前。

“你们走，这是我先来的地方！”

丁冬不理陈家文，扔石块扔得更起劲了。

“我们就不走，要走你走！”一个脑袋后面扎着一条小辫子的男孩蹿到陈家文面前，他那根辫子细弱得就比一根筷子粗一点。

陈家文伸手一推，把小辫子推得坐到地上。

小辫子咧咧嘴，似乎想哭。

丁冬到了陈家文跟前，也伸手推了陈家文，把陈家文推得踉跄了一下：“你欺负人！”

陈家文反过来推了丁冬一下：“你想打架？”

“你想打架？”丁冬再一次推了陈家文。



“你想打架?”

“你想打架?”

.....

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一种特别的光芒，那就是想打一次架，十分地想。

一旁的孩子没有谁不希望这两个人打一架的。小辫子已经站起来，脸上流露出说不出的兴奋。

陈家文把笛子放到一边，正色地说：“这根笛子值一千八百块，谁要是弄坏了，我要我奶奶上你们家！”然后陈家文走到丁冬跟前：“你以为我怕你？”

“你以为我怕你？”丁冬把胳膊上的袖子朝上撸了一下。

两个人几乎鼻子碰鼻子了。

两个人的“战争”几乎要一触即发。

“你以为我怕你？”

“你以为我怕你？”

.....

然而，陈家文和丁冬两个人只是你推我一下，我推你一下，好像没完没了了。

说实话，丁冬这时很矛盾，他不想跟陈家文打架。跟

一个好學生打架，再怎麼樣，到了大人那里他都可能沒有理。還有一點，就是丁冬生怕把陳家文的“潛質”與“細胞”給碰壞了。可是，丁冬又十分希望跟陳家文打一架，陳家文是好學生，陳家文比他大半歲，要是把陳家文打敗了，那是一件很有勁的事情。

再說陳家文也很矛盾，他還從來沒有跟人打過架，好學生是不能打架的。可是今天真要打了，不是跟一般人打呀，而是跟丁冬打呀。要是把丁冬打敗，那以後丁冬他們看他的目光絕對會不一樣。

在兩個人的矛盾中，小辮子這時說：“丁冬，陳家文多推了你一下！”

丁冬伸手推了陳家文一下。

陳家文一把抓住丁冬的衣服。

丁冬也一把抓住陳家文的衣服。

兩個人終於扭到了一起。

陳家文雖然是好學生，年齡也比丁冬大半歲，但是他的身體卻沒有丁冬結實，尤其在打架上不得法。剛交手不一會兒，陳家文就被丁冬晃得氣喘吁吁。

眼看着陳家文要被丁冬摔倒在地，在這關鍵時候，陳家文及時揪住了丁冬的頭髮。



丁冬也连忙抓住陈家文的头发。

两个人头抵着头，僵持着。

他们不得不僵持着，因为只要动一动，就会牵动头发，而头发则会牵动头皮，甚至要从头皮上脱落下来。

“你们这些小东西，想干什么？”

河马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吼，来得太及时了。陈家文和丁冬迅速松了手，似乎他们都在盼河马的这一声吼。

“好哇，你们打架？看我不告诉你们家的大人！”河马是来给河边的菜地浇水的。

“谁打架啦？”陈家文说，他拍拍自己的衣服。

“我们没有打架。”丁冬说，他也拍拍自己的衣服。

“你们这些小东西，还没有打架？我要不来，你们是不是要打得头破血流？”河马瞪着眼睛说。

丁冬笑笑。

陈家文也笑笑。

丁冬和他的伙伴带着胜利的笑容走了。

陈家文带着胜利的笑容，继续吹笛子，吹的曲调是民歌《喜洋洋》，一支节奏明朗、旋律欢快的调子。

双方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。

陈家文再次看见丁冬的时候，丁冬拥有了红枫小区里



唯一的一颗光头。那光头晃得陈家文不由得把眼睛眯了一下。

那一刻，陈家文很想在丁冬的光头上摸一摸。

小辫子是这样对陈家文说的：“以后再打架，看你还怎么揪冬冬的头发！”

也就是说，为了下一次跟陈家文打架，让陈家文没有办法揪丁冬的头发，丁冬把头发剃光了。

“你以为我怕光头啊！”陈家文不服气地说。

再以后，只要陈家文和丁冬见了面，两个人的嘴巴都要冲对方撇着。

一看见小孩就斜眼

谁都以为红枫小区的孩子怕河马。

河马不是河马，而是红枫小区的保安。也难怪，怎么看河马都觉得他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保安，他四十多岁，浓眉大眼，身材魁梧，许多时候总板着脸，他的嘴巴大，嗓门更大，许多男孩子都领教过。“你们这些小东西，想干什么？”这是保安经常冲男孩子吼的一句话，那声音底气足，传得远，如果是在夜深人静，足以吓得人魂飞魄散。不过，小区的男孩子却根本不在乎保安的吼叫，他们往往冲他扮着鬼脸，甚至嘻嘻哈哈地把他的话学舌一遍，然后该玩什么，照样玩什么。

保安似乎也不指望孩子怕他，吼过了，他往往冲孩子瞪瞪眼睛，摇摇头，好像在说：真拿你们没办法。

这个保安的吼叫，为他在孩子们中间赢得了一个新的名字：河马。

要说怕，红枫小区的孩子还真怕一个人，那就是柳



小姐。

在红枫小区，没有谁不认识柳小姐，而认识柳小姐的没有谁不感叹柳小姐的腰，那腰可真细啊，细得让人觉得柳小姐既不吃饭，也不喝水——要不那些饭啦水啦什么的，放在她身体里什么地方呢？

在红枫小区，没有哪一个女人比柳小姐的腰更细了。

所以，小区的大妈大婶们总担心一阵风把柳小姐刮跑了，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除了腰细，柳小姐的皮肤还白，这也是红枫小区的女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的。这样，柳小姐与小区里其他女人的区别就鲜明地表现了出来。这种区别还表现在柳小姐不用上班，表现在她从不跟红枫小区的女人在一起传八卦、拉家常、打麻将。

柳小姐看小区女人的时候，眼皮向上抬着，眼睛里三分之一的光落到对方身上。

通常情况下柳小姐是不会主动跟对方打招呼的，当然心情好的时候可以例外。而小区的女人情愿柳小姐眼皮向上抬着，也不希望听见她说的话：

“哎哟，你又忙哪！为什么总这样辛苦呢？要会享受生活啊！”



“爱丽斯专卖店又进了一款新的时装，你穿上一定适合，才八百多块钱！”

“讲究生活的质量，就要从保护好脸开始……”

小区里的女人对柳小姐的评价是：还不是仗着她老公有钱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！

红枫小区里的孩子怕柳小姐，具体地说就是怕柳小姐的目光。

柳小姐一看见小孩就斜眼，鼻子也皱起来，那斜眼里射出的目光如刀子，还带着寒气。那目光往往让那些淘气的孩子不由得收敛手脚、屏声静气，似乎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或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柳小姐。

于是，孩子们只要碰见了柳小姐，便低了头，心虚地溜走。

这时候柳小姐还不放过孩子，她会从鼻孔里发出一声“哼”，接着两个字硬得跟石头一样蹦出口来：“讨厌！”

因此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孩子们能离柳小姐远点就远点。

柳小姐是已婚女人，她在那些大妈大婶们面前幸福地说过：“还是没有孩子好呀，像我这样多轻松呀，省心，爱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”

柳小姐确实不喜欢小孩，她还从没有给过小区里的任

何一个孩子笑脸。小孩整天脏兮兮的，吵吵闹闹的，嘴巴馋，会撒谎……

在柳小姐的眼里，小孩浑身是毛病。如果做了父母，就要担心孩子生病啦，学习不好啦，被野小子欺负啦，变坏啦……

真是操不尽的心！

为孩子操心，只能让一个女人变老变丑，那些大妈大婶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一想到这些，柳小姐就头皮发麻。

柳小姐不愿意要孩子，但她养了一条狗，并且给狗起名叫“绅士”。

据柳小姐说，绅士是柳小姐的丈夫章先生花了一万块买回来的，而且是从国外买回来的。章先生难得出现在红枫小区里，他是老板，常年奔波各地忙着挣钱。

许多时候，柳小姐出现在哪里，绅士就出现在哪里，要么很乖地在柳小姐的怀里，要么跟在柳小姐的脚边。柳小姐即使到美容院、健身房这些地方，也带着绅士。

绅士是柳小姐身份的另一个标志。

“它可乖啦，我叫它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可比一个孩子听话多了！”